

Y / D / F / S / W / J / P

郁达夫散文精品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YUDAFU

郁 达 夫

散 文 精 品

山 人 编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SANWEN JINGPIN

(沪)新登字 118 号

责任编辑 陈翔燕

装帧设计 钱自成

郁达夫散文精品

郁达夫 著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新华路 200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25 字数 163 千字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6 000

ISBN 7-5432-0375-8/I·69

定价: 11.50 元

序

陈子善

1921年6月8日,“五四”新文学运动重要人物周作人在《晨报副刊》发表《美文》一文,指出:

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这种美文似乎在英语国民里最为发达,如中国所熟知的爱迭生、兰姆、欧文、霍桑诸人都做有很好的美文,近时高尔斯威西、吉欣、契斯透顿也是美文的好手。读好的美文,如读散文诗,因为他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但在现代的国语文学里,还不曾见有这类文章,治新文学的人为什么不去试试呢?……我希望大家卷土重来,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来,岂不好么?

周作人此文虽然短小,却极重要,因为它是新文学散文论说的开山之作。它的发表,使“美文”的概念从此存立,成了新文学散文的一种别称,也为以后的新文学散文提供了明确的意识,大致的方向。但是,周作人可能没有清醒地意识到,在此后的短短数年里,新文学散文的发展焕发了出乎人们预料的绚烂,涌现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大批散文高手,真的“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来”。郁达夫、朱自清、许地山三位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郁达夫(1896 - 1945),是新文学运动初期两个最具影响力的文学社团之一创造社的中坚,他的小说集《沉沦》不仅震世骇俗,一纸风行,而且开一代风气。他的散文固然也可看作“作家的自叙传”,却同样富于才情文华,充满自由奔放又婉转细致的美感,足以与他的小说互相辉映。

朱自清(1898 - 1948),是新文学运动初期成立最早、规模最大,又与创造社双峰并峙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重要成员,开始致力于新诗创作,《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的编纂者原定郭沫若,后改为朱自清,可见其在早期新诗坛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但他很快倾心于散文创作,他诗人的气质使他的散文诗意盎然,优美洗炼,他的那些代表作几乎人口皆碑,至今仍被选入大、中学教材。

许地山(1893 - 1941),是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对宗教史有精深的研究,他的散文虽然数量不多,但他“从佛经中邃智明辨笔墨显示散文的美光”(沈从文语),以独特的宗教神秘色彩和抒情风格在新文学散文中独树一帜,同时,他还开现代咏物散文的先声。

郁达夫、朱自清、许地山这一代散文作家,是崇尚自由解放的“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产儿,文章固然漂亮,张扬个性,个人风格凸现,更是三人共同的特点,正如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里所说的:“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我们读他们三位的散文,即使没有署名,也都能清楚地分辨,决不至于混淆,他们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无不活泼泼地在各自的散文中裸露,真挚而不虚假,坦诚而不伪饰。他们又都是文体家,郁达夫的哀秀如诉,朱自清的清新腴厚,许地山的空灵隽永,更是各具特色,无法替代的。

郁达夫、朱自清、许地山的散文在现代散文史上是享有盛名的,不朽的,他们三位的不少“美文”已成为现代名作,像郁达夫的《一个人在途上》、《感伤的行旅》、《钓台的春昼》、《故都的秋》、《江南的冬景》等,朱自清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背影》、《荷塘月色》、《给亡妇》、《论气节》等,许地山的《春底林野》、《落花生》、《桥边》、《蛇》等,早已脍炙人口,且大都已进入大、中学教材或各种文学史论著。它们经过时间的选汰,到本世纪末的今天,恐怕已成为现代散文“典律”(canon)了。

当然,典律的形成,典律的修订,典律的瓦解,合乎典律性等等,本来是文学史研究中的热门话题,而且任何典律或文学史的构成,总不免有主观的成分,最客观的编选,也免不了主观的成分。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这三种郁达夫、朱自清、许地山的散文新选本,当然也是如此,但编选者是认真的,严肃的,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力图尽可能全面的呈现他们三位散文的灵智美情,呈现他们三位散文的发展轨迹和多样性,从而可以帮助读者更好的欣赏,促使研究者进一步思考,这无疑值得欢迎和肯定。

继徐志摩、梁实秋、林语堂的散文精品选集之后,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又推出了郁达夫、朱自清、许地山的散文精品选集,高兴之余,拉杂写下这些,权充序言,不当之处,敬请高明指教。

1999年3月25日于上海

目 录

人在旅途·····	1
还乡后记·····	3
一个人在途上·····	13
灯蛾埋葬之夜·····	19
小春天气·····	25
感伤的行旅·····	33
山水漫游·····	51
苏州烟雨记·····	53
钓台的春昼·····	63
南游日记·····	70
槟城三宿记·····	81
马六甲记游·····	85
广闻博记·····	91
故都的秋·····	93
北平的四季·····	96
江南的冬景·····	102
记闽中的风雅·····	106
日本的文化生活·····	108
鸿雁絮语·····	113
一封信·····	115
给沫若·····	121

海上通信	127
扬州旧梦寄语堂	134
婚恋绮怀	141
致王映霞的一封信	143
移家琐记	148
记风雨茅庐	153
住所的话	156
自我画像	159
我的梦,我的青春	
——自传之二	161
书塾与学堂	
——自传之三	166
水样的春愁	
——自传之四	171
远一程,再远一程	
——自传之五	177
雪夜	
——自传之一章	182
悲悼忆念	187
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	189
回忆鲁迅	191
志摩在回忆里	212
敬悼许地山先生	217
悼胞兄曼陀	220

人 在 旅 途

还乡后记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隔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啭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吴均”

“比在家庭的怀抱里觉得更好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像这样的地方，当然是没有的，法国的这一句古歌，实在是把人情世态道尽了。

当微雨潇潇之夜，你若身眠古驿，看看萧条的四壁，看看一点欲尽的寒灯，倘不想起家庭的人，这人便是没有心肠者，任它草堆也好，破窑也好，你儿时放摇篮的地方，便是你死后最好的葬身之所呀！我们在客中卧病的时候，每每要想及家乡，就是这事的明证。

我空拳只手的奔回家去。到了杭州，又把路费用尽，在赤日的底下，在车行的道上，我就不得不步行出城。缓步当车，说起来倒是好听，但是在二十世纪的堕落的文明里沉浸过的我，既贫贱而又多骄，最喜欢张张虚势，更何况平时是以享乐

为主义的我，又哪里能够好好的安贫守分，和乡下人一样的蹉跎泥中呢！

这一天阴历的六月初三，天气倒好得很。但是炎炎的赤日，只能助长有钱有势的人的纳凉佳兴，与我这行路病者，却是丝毫无益的！我慢慢的出了凤山门，立在城河桥上，一边用了我那半旧的夏布长衫襟袖，揩拭汗水，一边回头来看看杭州的城市，与杭州城上盖着的青天和城墙界上的一排山岭，真有几万的感慨，横亘在胸中。预言者自古不为其故乡所容，我今朝却只能对了故里的丘山，来求最后的荫庇，五柳先生的心事，痛可知了。

啊啊！亲爱的诸君，请你们不要误会，我并非是以预言者自命的人，不过说我流离颠沛，却是与预言者的境遇相同，社会错把我作了天才待遇罢了。即使罗秀才能行破石飞鸡的奇迹，然而他的品格，岂不和飘泊在欧洲大陆，猖狂乞食的其泊西(gipsy)一样么？

我勉强走到了江干，腹中饥饿得很了。回故乡去的早班轮船，当然已经开出，等下午的快船出发，还有三个钟头。我在杂乱窄狭的南星桥市上飘流了一会，在靠江的一条冷清的夹道里找出了一家坍塌的饭馆来。

饭店的房屋骨骼，同我的胸腔一样，肋骨已经一条一条的数得出来了。幸亏还有左侧的一根木椽，从邻家墙上，横着支住在那里，否则怕去秋的潮汛，早好把它拉入了江心，作伍子胥的烧饭柴火去了。店里的几张板凳桌子，都积满了灰尘油腻，好像是前世纪的遗物。账柜上坐着一个四十内外的女人，在那里做鞋子。灰色的店里，并没有什么生动的气象，只有在门口柱上贴着的一张“安寓客商”的尘蒙的红纸，还有些微现世的感觉。我因为脚下的钱已快完，不能更向热闹的街心去寻辉煌的菜馆，所以就慢慢的踱了进去。

啊啊，物以类聚！你这短翼差池的饭馆，你若是二足的走兽，那我正好和你分庭抗礼结为兄弟哩。

二

假使天公下一阵微雨，把钱塘江两岸的风景，罩得烟雨模糊，把江边的泥路，浸得污浊难行，那么这时候江干的旅客，必要减去一半，那么我乘船归去，至少可以少遇见几个晓得我的身世的同乡；即使旅客不因之而减少，只教天上有暗淡的愁云蒙着，阶前屋外有几点雨滴的声音，那么围绕在我周围的空气和自然的景物，总要比现在更带有些阴惨的色彩，总要比现在和我的心境更加相符。若希望再奢一点，我此刻更想有一具黑漆棺木在我的旁边。最好是秋风凉冷的九十月之交，叶落的林中，阴森的江上，不断地筛着渺濛的秋雨。我在凋残的芦苇里，雇了一叶扁舟，当日暮的时候，在送灵柩归去。小船上除舟子而外，不要有第二个人。棺里卧着的，若不是和我寝处追随的一个年少妇人，至少也须是一个我的至亲骨肉。我在灰暗微明的黄昏江上，雨声淅沥的芦苇丛中，赤了足，张了油纸雨伞，提了一张灯笼，摸上船头上去焚化纸帛。

我坐在靠江的一张破桌子上，等那柜上的妇人下来替我炒蛋炒饭的时候，看看西兴对岸的青山绿树，看看江上的浩荡波光，又看看在江边沙渚的晴天赤日下来往的帆樯肩舆和舟子牛车，心里忽起了一种怨恨天帝的心思。我怨恨了一阵，痴想了一阵，就把我的心愿，原原本本的排演了出来。我一边在那里焚化纸帛，一边却对棺里的人说：

“Jeanne！我们要回去了，我们要开船了！怕有野鬼来麻烦你，你就拿这一点纸帛送给他们罢！你可要饭吃？你可安稳？你可是伤心？你不要怕，我在这里，我什么地方也不去

了，我只在你的边上。……”

我幽幽的讲到最后的一句，咽喉就塞住了。我在座上拱了两手，把头伏了下去，两面颊上，只感着了一道热气。我重新把我所欲爱的女人，一个一个想了出来，见她们闭着口眼，冰冷的直卧在我的前头。我觉得隐忍不住了，竟任情的放了一声哭声。那个在炉灶上的妇人，以为我在催她的饭，她就同哄小孩子似的用了柔和的声气说：

“好了好了！就快好了，请再等一忽儿！”

啊啊！我又想起来了，我又想起来了，年幼的时候，当我哭泣的时候，祖母母亲哄我的那一种声气！

“已故的老祖母，倚间的老母亲！你们的不肖的儿孙，现在正落魄了在江干等回故里的船呀！”

我在自己制成的伤心的泪海里游泳了一会，那妇人捧了一碗汤，一碗炒饭，摆到了我的面前来。我仰起头来对她一看，她倒惊了一跳。对我呆看了一眼，她就去绞了一块手巾来递给我，叫我擦一擦面。我对了这半老妇人的殷勤，心里说不出的只在感谢。几日来因为睡眠不足，营养不良的缘故，已经是非常感情衰弱，动着就要流泪的我，对她的这一种感谢，也变成了两行清泪，噗嗒的滴下了腮来。她看了这种情形，就问我说：

“客人，你可是遇见了坏人？”

我摇了摇头，勉强的对她笑了一笑，什么话也不能回答。她呆呆的立了一回，看我不能讲话，也就留了一句：“饭不够，好再炒的。”安慰我的话，走向她的柜上去了。

三

我吃完了饭，付了她二角银角子，把找回来的八九个铜

子，也送给了她，她却摇着头说：

“客人，你是赶船的么？船上要用钱的地方多得很哩，这几个铜子你收着用罢！”

我以为她怪我吝啬，只给她几个铜子的小账，所以又摸了两角银角子出来给她。她却睁大了眼睛对我说：

“呼呼！这算什么？这算什么？”

她硬不肯受，我才知道了她的真意，所以说：

“但是无论如何，我总要给你几个小账的。”

她又推了一回，才收了三个铜子说：

“小账已经有了。”

啊啊，我自回中国以来，遇见的都是些卑污贪暴的野心狼子，我万万想不到在浇薄的杭州城外，有这样的一个真诚的妇人的。妇人呀妇人，你的坍塌的屋椽，你的凋零的店铺，大约就是你的真诚的结果，社会对你的报酬！啊啊，我真恨我没有黄金十万，为你建造一家华丽的酒楼。

“再会再会！”

“顺风顺风！船上要小心一点。”

“谢谢！”

我受妇人的怜惜，这可算是平生的第一次。

我出了饭馆，从太阳晒着的冷静的这条夹道，走上轮船公司的那条大街上去。大约是将近午饭的时候了，街上的行人，比曩时少了许多。我走到轮船公司门口，向窗里一看，见账房内有五六个男子围了桌子，赤了膊在那里说笑吃饭。卖票的窗前的屋里，在角头椅上，只坐着两个乡下人，在那里等候，从他们的衣服态度上看来，他们必是临浦萧山一带的农民，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心事，他们的眉毛却蹙得紧紧的。

我走近了他们，在他们旁边坐下之后，两人中间的一个看了我一眼，问我说：

“鲜散(先生)! 到临浦厌办(烟篷)几个脸(钱)?”

“我也不知道,大约是一二角角子吧。”

“喏(你)到啥地方起(去)咯?”

“我上富阳去的。”

“哎(我们)是为得打官司到杭州来咯。”

我并不问他,他却把这一回因为一个学堂里出身的先生告了他的状,不得不到杭州来的事情对我详细的诉说了:

“哎真勿要打官司啦! 格煞(现在)田里已(又)忙,宁(人)也走勿开,真真苦煞哉啦! 汉(那)个学堂里个(的)鲜散,心也脱凶哉,哎请啦宁刚(讲)过好两遍,情愿拿出八十块洋钿不(给)其(他),其(他)要哎百念块。喏(你)看,格煞五荒六月,教哎啥地方去变出一百念块洋钿来呢!”

他说着似乎是很伤心的样子。

“唉唉! 你这老实的农民,我若有钱,我就给你一百二十块钱救你出险了。但是

Thou's met me in an evil hour;

.....

To spare thee now is past my power,

.....”

我心里这样的一想,又重新起了一阵身世之悲。他看我默默的不语,便也住了口,仍复沉入悲愁的境里去了。

四

我坐在轮船公司的那只角上,默默的与那农民相对,耳里断断续续的听了些在账房里吃饭的人的笑语,只觉得一阵一阵的哀心隐痛,绝似临盆的孕妇,要产产不出来的样子。

杭州城外,自闸口至南星,统江干一带,本是我旧游之地,

我记得没有去国之先，在岸边花艇里，金尊檀板，也曾眠醉过几场。江上的明月，月下的青山，与越郡的鸡酒，佐酒的歌姬，当然依旧在那里助长人生的乐趣。但是我呢？我身上的变化呢？我的同干柴似的一双手里，只捏了三个两角的银角子，在这里等买船票！

过了一点多钟，轮船公司的那间屋里，挤满了旅人，我因为怕逢知我的同乡，只俯了首，默默的坐着不敢吐气。啊啊，窗外的被阳光晒着的长街，在街上手轻脚健快快活活来往的行人，请你们饶恕我的罪罢，这时候我心里真恨不得丢一个炸弹，与你们同归于尽呀。

跟了那两个农民，在窗口买了一张烟篷船票，我就走出公司，走上码头，走上跳板，走上驳船去。

原来钱塘江岸，浅滩颇多，码头下有一排很长的跳板，接在那里。我跟了众人，一步一步的从跳板上走到驳船里去的时候，却看见了一个我自家的影子，斜映在江水里，慢慢的在那里前进。等走到跳板尽处，将上驳船的时候，我心里忽而想起了一段我女人写给我的信上的话来：

“我从来没有一个人单独出过门，那天晚上，我对你说的让我一个人回去的话，原是激于一时的意气而发，我实不知道抱着一个六个月的孩子的妇人的单独旅行，是如何的苦法的。那天午后，你送我上车，车开之后，我抱了龙儿，看看车里坐着的男女，觉得都比我快乐。我又探头出来，遥向你住着的上海一望，只见了几家工厂，和屋上排列在那里的一系列烟囱。我对龙儿看了一眼，就不知不觉的涌出了两滴眼泪。龙儿看了我这样子，也好像有知识似的对我呆住了。他跳也不跳了，笑也不笑了，默默的尽对我呆看。我看了这种样子，更觉得伤心难耐，就把我的颜面俯上他的脸去，紧紧的吻了他一回。他呆了一会，就在我的怀里睡着了。